

**摘要** 重庆石柱方言以“数量名”作为其名词性结构的基本语序，同时使用“名数量”的变异语序来专职表示定指。平行现象在其他一些语言/方言，如遵义方言、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中也能观察到。汉语西南官话与南亚的印欧语之间尽管没有接触及亲缘关系，但它们都以改变名词性结构内部语序的方式来表示定指。该共性不能仅归咎于巧合。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方言中类似定指策略在句法上的共性与个性，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如“一”的简省及大数目限制等，都能够得到较为简明的解释。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是短语移位（*phrasal movement*）的结果，而遵义方言定指“名量”短语则来自于中心语移位（*head movement*）。在与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大数目限制是由不同数词的语义特征区别造成的，这种特征区别在句法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关键词** 石柱方言 数词 量词 定指 “名数量”短语 比较句法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P structure in Shizhu, a variant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with little previous documentation yet. Both Num>Cl>N and N>Num>Cl orders can be attested in Shizhu. The former is the basic order like any other Chinese dialects while the latter order is used specifically for definite readings:

- a. ngo gao-lo da [yi-ben su]  
I make-lost LE one-Cl book  
'I have lost a book.'
- b. [su yi-ben] gao-lo da  
book one-Cl make-lost LE  
'the book is lost.'

Interestingly, similar phenomena can be found in Bangla and Asamiya, two Indo-Aryan languages spoken in South Asia, and Zunyi dialect, another variant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mutually intelligible to Shizhu. Based on carefu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alects/languages, I give explanations of how syntactic phenomena like *one*-deletion and higher numeral constraint operate in Shizhu. The definite [NP-Num-Cl] phrase in Shizhu is derived by phrasal movement, where the NP is moved leftwards from the complement position of Cl<sup>0</sup> to a higher position, say, SpecDP, which is to the right of D<sup>0</sup>.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finite [N-Cl] phrase in Zunyi can only be analyzed as an instance of head movement, where it is N that moves, not NP. In addition, I propose that the higher numeral constraint in Shizhu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semantic features of different numerals, and this contrast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syntax. Numerals *yi* 'one', *liang* 'some' and *ji* 'some' occupy head positions as heads, whereas higher numerals are merged in specifier positions as projections. Therefore, the higher numeral constraint in Shizhu can be naturally accounted for by Relativized Minimality. Since the phenomenon that different relative orders between nouns and numeral-classifiers can be used to express different referential meanings is found in historically unrelated languages spoken in two areas that are geographically remote from each other, the analysi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is hopefully to be of much typological importance.

**Keywords:** Shizhu dialect, numerals, classifiers, definite, [N-Num-Cl] Phrase, comparative syntax

### 1. 定指“名(数)量”短语：初步分析

在量词语言中，“数”“量”“名”三者共有六种可能出现的语序。“名数量”与“数量名”是其中最常见两种基本语序类型（Greenberg 1975；宋丽萍 2006）。众所周知，汉语及其方言几乎都使用“数量名”作为其基本语序。在普通话中，“名数量”语序出现较少，主要出现在判定评价或列清单等特定的语用环境中（储泽祥 2001）。前者如（1a）所示，这种用法的数词仅限于“一”；后者如（1b）所示，这里的“名数量”序列可能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名词性结构，如汤志真（Tang 1996）认为，（1b）中的“笔十支”在句法上与基本语序的“十支笔”并不存在相互的转换关系，此处的“十支”相对于“笔”更类似一种述语（predicate）成分：

- (1) a. 张三领那么多工资，其实是草包一个！  
 b. 他买了笔十支。

以上两种情况本文暂不深入讨论<sup>①</sup>。以“名数量”为基本语序的语言则情况有所不同。Simpson（2005）指出，在泰语、缅甸语等东南亚语言中，这些作为基本语序的“名数量”短语应分析为 NP 移位的结果，即作为 CIP 补足语的 NP 提升至 D<sup>0</sup> 左侧的 SpecDP 位置，如（2）所示：

- (2) [DP [NP<sub>i</sub>][NumP [CIP NP<sub>i</sub>]]]

现在来看重庆石柱方言<sup>②</sup>的例子。在石柱方言中，名词性结构的基本语序仍是“数量名”，如（3a）所示；而“名数量”语序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用以专门表示定指（definite），如在（3b）中，“书一本”必须指代说话人预设听话人所能从语境中辨别出来的特定的一本书（陈秋实、盛益民 2018）：

- (3) a. 我搞落哒一本书。                      b. 书一本落哒。  
 “我弄丢了一本书”                      “那本书丢了”

这种语序上的区分同样可以采取 NP 提升的方式来加以分析。因为“名数量”并非石柱方言的基本语序，所以其移位的语义动因必须加以明确。如（4）所示，NP 提升到 SpecDP 位置，以核查（check）D 的[+DEF]特征：

- (4) [DP [NP 书<sub>i</sub>][[D +DEF][NumP 一[CIP 本[NP 书<sub>i</sub>]]]]]

本文将在陈秋实、盛益民（2018）及我们的后续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石柱方言“名数量”短语的内部结构。仅就（4）而言，至少有两个现象没有得到直接解释。其一，该结

<sup>①</sup> 如果把“数量名”看作是基础语序，那么同本文讨论的定指“名数量”短语相似，（1）两例的生成也均涉及 DP 的内部成分的移位，其区别在于移位的动机和落点不同。参见后文注释 11 对（1）的简要分析。

<sup>②</sup>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这里所说的石柱方言是指通行于石柱城区的西南官话。本文的石柱方言语料都来自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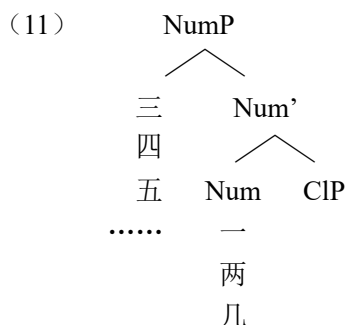
“太阳”是独一无二的事物，无法与“一个”搭配。这只是语义上的限制<sup>④</sup>，在适合的语境下，如讲述神话传说时，如（9）所示，类似的搭配完全可以合法出现：

（9）后羿把太阳几个射下来哒。

其次，“名数量”短语所能容纳的数词主要是实数的“一”和概数的“几”“两”。如（10c）所示，“书一本”完全合法，“书两本”强烈倾向于理解为概数的“那几本书”，而不是确切的数量为“二”。确数（“二/两”及以上）非常受限。在数词为“三”时，不同的发音人的接受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无法接受数词大于或等于“四”的情况<sup>⑤</sup>：

- （10） a. 板凳两根  
 b. 人几个  
 c. 书一/两/?三/\*四/\*五本

石柱方言“名数量”短语对数词的这种限制也体现了与（1b）“笔十支”的本质区别。同时，这种限制也需要句法及语义上的解释。Danon（2012）认为数词在句法上既可能出现在 SpecNumP，也可能出现在 Num<sup>0</sup> 位置，即使在同一个语言中也是如此。这与我们的讨论相关，更加详细的讨论请参见第四节，此处不妨认为表单数的“一”及表概数的“两”“几”出现在 Num<sup>0</sup> 位置，而更大的数字则出现在 SpecNumP 位置，只有后者才会阻拦（block）NP 的向上移位：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方面，这种句法位置上的区分是否存在显然的证据，还是说它只是一种特设（ad hoc）的技术处理？另一方面，如果该区分确实成立，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石柱方言“名数量”短语对“数”的限制的？第四节将通过跨语言的分析来回答。大数目限制在不同语言/方言中的状况不尽相同，体现出不同语言/方言间的参数区别。

再次，单音节量词可以较为自然地进入“名数量”短语中。如（12a）所示，无论集合量词、借用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还是动量词等，其出现都较为自由：

- （12） a. 鞋一双 水一杯 米一斤 书一些 上海一趟  
 b. \*芋头一脸盆

而（12b）不合法。在石柱方言中双音节量词较少，且多为借用量词，其出现则较为受限，

<sup>④</sup> 或者也可以认为“太阳”这类表示独一无二的事物的名词在句法上与专有名词接近，生成于 D，那么它们自然无法参与到 NP 提升的句法操作中。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

<sup>⑤</sup> 例外及其解释参见第四节。

这可能是韵律因素造成的，即石柱方言中“名数量”短语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这种限制在句法上是否有所体现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sup>⑥</sup>。

最后，在该类定指策略中，显性的数词常常并不出现。换句话说，此时我们所见的是定指“名量”短语，它所指代的客体数目只能为单数。如（13）所示，它们的语义与括号内的表达相同<sup>⑦</sup>：

- (13) a. 板凳根 (=板凳一根)  
b. 钢笔支 (=钢笔一支)  
c. 鞋双 (=鞋一双)

第三节专门讨论这一点。

## 2.2. “名数量”短语的指称属性

前文提到，定指“名数量”短语是专门表示定指的。作为一种指称属性的“定指”还存在被更加深入地讨论的可能性。按照 Himmelman (2011) 的术语，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有情景用法 (situational use, 即直指 (deictic use)), 如 (14a); 示踪用法 (tracking use, 即回指 (anaphoric use)), 如 (14b); 关联-回指用法 (associative-anaphoric use), 如 (14c); 以及认同用法 (recognitional use), 如 (14d) 等<sup>⑧</sup>：

- (14) a. (用手指☞) 书一本是我的。  
b. 我有一条狗跟一个猫，狗一条很听话，猫一个就不得行哒。  
c. 我买哒一辆自行车，把手两个是烂的。  
d. 把书一本从隔壁屋给我拿过来！

以上各例足以说明“名数量”短语的专表定指的性质。自然，在石柱方言中，定指也具有多种表达手段，现在简单讨论定指“名数量”短语与光杆名词及“指量名”短语的区别。首先，光杆名词并非专职的定指手段，其指示属性受具体的句法环境及语境影响，如(15a)中“花”是无指的，而“花一朵”因专表定指，则无法出现在同样的句法位置：

<sup>⑥</sup> 例如也可以设想双音节量词与单音节量词的句法位置不同，前者位于 SpecCl 位置，后者位于 Cl 中心语位置。位于 SpecCl 位置的双音节量词可能阻拦 NP 向上移位。如果默认量词的基本句法功能是将名词个体化 (individuate; Chierchia 1998)，主要作为功能成分出现，那么由于双音节量词多为借用量词，是信息量更大的词汇成分，因此将它分析在 SpecCl 位置就未必是不可行的。该假设还能解释为何在一些汉语方言中定指“量名”短语也只能接受单音节量词进入（例如衡东新塘方言（许秋莲 2007）等）。一般认为“量名”短语的定指语义来自于 Cl 到 D 的中心语移位（Simpson 2005；李旭平（Li 2013：259-262）等），显然只有位于 Cl 中心语的单音节量词才能够参与到该句法操作中。参见第四节对吴语富阳方言的讨论。

<sup>⑦</sup> “鞋双”显然并不构成反例，在这里“单数”是针对量词而言。我们只需要明确“名量”短语与数词“一”出现的情况在语义上是等同的。

<sup>⑧</sup> Himmelman (2001) 还提到的一种用法是大情景用法 (larger situational use)，即指示对于言语社团来说独一无二、说话听话双方都能辨识的对象。“名数量”结构一般不用于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 2.1 小节提到的，独一无二的事物通常不会与数量词搭配：

(i) \*一个太阳/\*太阳一个

另一个需要指出成问题是当数词不出现时，通用的个体量词“个”就可以与“太阳”这样独一无二的事物搭配，如(ii)所示。实际上此时的“个”已经语法化为了话题标记，处于更高的句法位置。又如(iii)，话题标记“个”还可以后置于“名数量”结构。参见陈秋实(2020)对“个”的讨论。

(ii) 太阳个  
(iii) 书一本个

- (15) a. 她笑得跟花一样。  
b. \*她笑得跟花一朵一样。

其次，定指“名数量”短语无法表示通指（generic），而动词前位置的光杆名词表示通指则很自然（刘丹青 2002）。如（16）所示：

- (16) a. 恐龙绝种哒。  
b. \*恐龙一/两/几个绝种哒。

需要提到的是，语法化为话题标记的量词“个”及语法化为复数标记的“些”可以用在表示通指的环境中，如（17）所示<sup>⑨</sup>。这是因为它们处于更高的句法位置。参见陈秋实（2020）和本文注释 8；另参见李旭平（2018c）对成都方言“些”的讨论及王春玲（2017）对万州方言“个”的描写。

- (17) a. 恐龙（\*一）个绝种哒。  
b. ?恐龙（\*一）些绝种哒。

再次，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要求所指代的客体具有唯一性（uniqueness）。如（18）所示，当说话人使用“书一本”来表示定指时，必然要求在语境中有且仅有一本书。这显示出它与“指量名”结构之间的重要区别：

- (18) a. #书一本<sub>i</sub>是我的，那本书<sub>j</sub>是你的。  
b. #书一本<sub>i</sub>是我的，书一本<sub>j</sub>是你的。  
c. 呢<sub>i</sub>这本书<sub>j</sub>是我的，呢本书<sub>j</sub>是你的。

“名数量”短语和“指量名”结构同为定指，但两者的指称内涵差别很大；同时“名数量”短语不能再和指示词合并，“呢/那书一本”不合语法。在句法上，可以认为指示词和向左移位的 NP 竞争同一个句法位置（即 SpecDP），因此无法共现<sup>⑩</sup>。

最后，基于这种唯一性的要求，定指“名数量”短语最常被使用在与其它事物的对举环境下。（14b）（重复为这里的（19a））提到，定指“名数量”短语可以用于回指，实际上，如果不在对举的语境中出现，“名数量”短语用于回指反而相当不自然，如（19b）：

- (19) a. 我有一条狗跟一个猫，狗一条很听话，猫一个就不得行哒。  
b. #我有一条狗，狗一条很听话。

当 NP 受修饰时，“名数量”短语体现出同样的模式：

- (20) 红的书一本我买哒，蓝的书一本没买。

在（20）中取得唯一性解读的是“红的书”，因此可以与“蓝的书”对举。在非对举环境中，

<sup>⑨</sup> 据调查，石柱方言发音人都接受（17a），但对（17b）的接受度偏低。相应地，其他的一些西南官话区只使用“些”，从不使用“个”；对于这些使用者来说，（17b）的接受度就高一些。

<sup>⑩</sup>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们补充说明这一点。同时注意如果采取指定语分裂假说（见后文），这里的解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修正。

这种定指策略无法自然使用。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得以确认（4）的 NP 提升分析的正确性：在（20）这样的例子中，定语“红的”只能被分析为随名词中心语一并移位到最左侧。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21）中，将“红的”分析为原本就位于最左侧：

（21） [DP<sub>1</sub> 红的 [DP<sub>2</sub> 书一本]]

然而这种分析是难以成立的。按照（21）的分析，（20）只能蕴含“（在语境中）有且仅有一本书，它是红的并且它是蓝的，我买了并且我没有买”，构成语义矛盾（contradiction）。可是（20）的语义并非如此。而 NP 提升的分析认为修饰语在 NP 内，随中心语共同移位至左缘位置，能够很好地预测（20）的合法性：它只要求“红的书”具有唯一性，而不要求“书”具有唯一性。

由于定指“名数量”短语存在对于对举语境的这种要求，我们进一步采取指定语分裂假说（split-D hypothesis），把（4）的初步分析加以修正。NP 首先移位至 SpecDefP 位置，核查 Def<sup>0</sup> 的 [+DEF] 特征，接着继续提升至指定语域（D-domain）中的焦点位置（参见 Aboh 2004）<sup>⑩</sup>：

（22） [DP [FocP 书<sub>i</sub> [DefP ~~书~~<sub>i</sub> [NumP 一 [CIP 本 [NP ~~书~~<sub>i</sub>]]]]]]

许多研究指出 DP/CP 具有平行性（Chomsky 1970；司富珍 2009；Laenzlinger 2015 等），那么在 DP 中假设一个焦点位置是完全合理的。如（23b）是林怡安（Lin 2009）对汉语 DP 左缘内部结构的切分<sup>⑪</sup>，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平行于（23a）中 Rizzi（1997）对 CP 左缘结构的经典分析。简明起见，本文在（23b）外的其他场合把与林怡安（Lin 2009）的 D<sub>FocP</sub> 对应的位置直接标记为 FocP：

（23） a. [FORCE (TOP\*) FOC (TOP\*) FIN] IP  
          └──────────标句语域──────────┘  
      b. [D<sub>FORCE</sub> D<sub>TOP</sub> D<sub>FOC</sub> D<sub>TOP</sub> D<sub>DEF</sub>] NumP  
          └──────────限定语域──────────┘

（23a）的星号代表话题短语 TopP 一定程度上可以递归；林怡安（Lin 2009）没有讨论与其对应的 D<sub>TOPP</sub> 是否允许递归，本文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sup>⑫</sup>。

<sup>⑩</sup> 前文的讨论说明：首先，石柱方言“名数量”短语是定指的；其次，其移位后的 NP 具有焦点性质。一方面，制图理论认为特征与中心语具有一对一的关系（参见 Cinque & Rizzi 2010），正文认为 NP 移位是两步进行的，恰好与该理念契合。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可以将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与汉语中其他可能的“名数量”序列相区分。如下是第一节提到的普通话的例子：

- (i) 张三领那么多工资，其实是草包一个！
- (ii) 他买了笔十支。

在（i）中，“草包”凸显属性、带较强感情色彩（储泽祥 2001），同时整个结构却并不是定指的，可以认为 NP “草包”直接移位至 SpecFocP 位置，不经过 SpecDefP。（ii）是 Tang（1996）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语感，这一例句单独使用时实际上并不自然。对于这种“名数量”短语而言，NP 常需要出现在表列举的环境中，语义焦点在数值上。可以认为此时 NP 移位至指定语域的话题位置，即 SpecTopP，做对比话题。总之，在指定语分裂假说的框架下，不同类型的“名数量”语序在语序生成模式和移位动因上都能够得到解释。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我们补充讨论这一点。

<sup>⑪</sup> 林怡安（Lin 2009）同时讨论了普通话及粤语、台湾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的情况。

<sup>⑫</sup> 刘探宙（2017）讨论了汉语名词性结构内部的各种“链式”同位关系，可以将它们分析为 DP 内部递归的话题成分。

综上所述，(22)的分析是对 NP 提升分析的进一步精细化。接下来两节在跨语言的视野进行考察，第三节讨论“一”的简省，第四节讨论大数目限制。将看到在限定语域假设存在一个焦点位置能够非常直接地解决大数目限制问题。

### 3. “一”的简省

#### 3.1. 简省的限制

如(13)所示(重复为这里的(24))，在该类定指策略中，显性数词常常可以不出现：

- (24) a. 板凳根 (=板凳一根)  
b. 钢笔支 (=钢笔一支)  
c. 鞋双 (=鞋一双)

已经提到，这些“名量”短语所指代的客体数目只能为单数，即其语义与括号内的表达相同。需要更加明确地说明定指“名量”短语与定指“名数量”短语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逻辑上讲，至少有以下四种可能：

- (25) a. “名量”短语是另一种结构，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  
b. “名量”短语就是“名数量”短语，数词“一”通过音系规则被简省。  
c. “名量”短语就是“名数量”短语，它包含一个空数词，语义解读为单数。  
d. “名量”短语来自于“名数量”短语中数词“一”的脱落，这种简省是音系和句法的共同作用。

可以通过母语者的直觉首先排除(25a)：在语速较慢或者单独成句时，母语者普遍认为需要补出数词“一”。也就是说，母语者认为它们是同种结构。另一方面，定指“名量”短语的出现相对受限，如(26)所示，如果其潜在的语音有获得其他语义解读的可能性，那么它就无法被解读为定指“名量”短语：

- (26) a. 书本 (≠书一本)  
b. 马匹 (≠马一匹)  
c. 电视台 (≠电视一台) (比较：电脑台=电脑一台)

“书本”“马匹”“电视台”都有其他含义；前两者构成典型的名量式复合词(参见张宁(Zhang 2013: 256-282))，同类型的“纸张”“车辆”等在石柱方言中同样无法被解读为定指“名量”短语。这种词汇阻拦效应(lexical blocking effects)说明(25c)的纯句法解释可能也难以成立。

另一不支持(25c)的论据则来自于同普通话空数词的对比。空语类必须满足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 ECP; Chomsky 1981)。郑礼珊、司马翎(Cheng & Sybesma 1999)指出，在普通话中，空数词必须受到词汇管辖(lexical government)(例子是我们的)：

- (27) a. 我想买本书。  
b. 我想买鲁迅的\*(一)本书。



普通话中“量名”序列不能是单纯的 CIP，其上至少还要投射出一层 NumP。(27a) 中的空数词受动词的词汇管辖；而 (27b) 中空数词被定语“鲁迅的”阻拦，无法受到词汇管辖，因此只能使用显性的数词形式。

同样的解释无法适用于石柱方言。首先，(27b) 的对应形式在石柱方言中合法，简省现象可以出现；其次，在 (24) 中，Num 左侧的名词成分是短语 NP 而非中心语 N (名词中心语 N 并不直接成分统制 (c-command) 空数词)，因此无法成为其管辖者。

剩下的可能性还有 (25b) 及 (25d)。两者都涉及音系规则的参与。需要指出“一”的简省现象不限于发生在定指“名数量”短语<sup>④</sup>，而在其他许多句法环境中也常常出现(如 (27b) 在石柱方言中合法)。囿于篇幅，本文无暇全盘顾及，此处暂且仅对石柱方言中“一”的简省现象作出以下说明：

(28) 当一个成分统制它的位置存在某种成分时，数词“一”可以通过音系规则被简省。

石柱方言中“一”的简省比普通话中空数词的出现环境更加宽松，相应地，(28) 的规定也比词汇管辖的解释更加宽松。因为“一”的简省最终是在音系层面发生的，严格来说并非空语类，所以不必遵守 ECP。这里所说的“某种成分”既可以是短语，也可以是中心语。

### 3.2. 遵义方言、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中的定指“名量”短语

本小节讨论遵义方言、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中定指“名量”短语的“一”的简省现象，并将它们同石柱方言对比。首先，遵义方言只存在定指“名量”短语，不存在定指“名数量”短语，如第一章的例句 (5b) 所示 (重复为这里的 (29a))，该结构中数词绝对无法出现。前一小节提到，“书本”在石柱方言中无法被解读为定指“名量”短语，只能被解读为同形的名量式复合词。而在遵义方言中，定指的“书本”是完全自由的形式。又如 (29b) (29c) 所示，“纸张”是定指的“纸”，而“枪支”是定指的“枪”。两者在语义上都被解读为单数：

- (29) a. 书 (\*一) 本拿来了。  
       “那本书拿来了。”  
       b. 纸 (\*一) 张着被撕烂了。  
       “那张纸被撕坏了。”  
       c. 把你的枪 (\*一) 支借一下儿。  
       “把你的那杆枪借我一下。” (胡光斌 1989; 略有改动)

遵义方言中没有“纸一张”“枪两支”“书几本”一类出现数词的相应形式。

孟加拉语的定指“名数量”短语中同样呈现出“一”的简省现象，并且如 (30a) 所示，这种简省是强制的；与此相对，当 DP 呈现为基本语序“数量名”时，数词“一”则无法简省，如 (30b)：

- (30) a. boi (\*ek) [a  
           book one Cl  
           ‘the book’  
       b. \*(ek) [a boi  
           one Cl book  
           ‘a/one book’ (Dayal 2012)

<sup>④</sup> 参见张一舟 (2001) 对成都方言“一”的简省现象的描写。尽管成都方言并不存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但这些其他句法环境下的“一”的简省在石柱方言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与遵义方言相同，(30a)也只能取得单数解读(Dayal 2012)。我们并未看到直接讨论阿萨姆语中“一”的简省的材料，暂不过多讨论，但在 Ghosh (2010: 75-109)的记录中，情况与孟加拉语相同，没有发现例外：

- (31) a. pani bati                      b. ε    bati    pani  
           water bowl                      one bowl water  
           ‘the bowl/cup of water’    ‘a bowl/cup of water’    (Ghosh 2010: 84)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将四种语言/方言中“一”的简省情况总结为(32)，其中“名数量”仅表示数词不为“一”的情况：

(32)

	常规语序		变异语序		
	一量名	量名	名数量	名一量	名量
石柱方言	+	有条件	+	+	有条件
遵义方言	+	有条件	-	-	+
孟加拉语	+	-	+	-	+
阿萨姆语	+	-	+	-	+

在石柱方言与遵义方言中，“量名”序列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必须受到(28)“一”的简省规则的制约，且在语义上被解读为单数。在表示定指时，遵义方言只允许“名量”短语，“名数量”(包括“名一量”)序列根本无法出现。既然遵义方言与石柱方言是基本可以互通的亲属方言，那么历时看，不妨认为遵义方言的定指“名量”短语是由定指“名数量”短语对“一”的简省发展而来的(参见陈秋实 2020)。然而在共时视野下，我们无法同样采用 NP 提升的方式来分析它们。叶婧婷(2017)提到，遵义方言定指“名量”短语只能受领属语修饰，而不能受形容词或关系小句修饰(对比(20)石柱方言的例子)：

- (33) a. [我的衣服件]着被他穿起走了。  
       b. \*[白的衣服件]好看点。  
       c. \*[昨天上映的电影场]好看。

形容词及关系小句生成于 NP 内部位置，但在这里无法随名词中心语一并提升。与此相对，在合法的(33a)中，最自然的结论只能是领属语“我的”本就位于最左侧，并未参与移位。因此，我们将遵义方言中的“我的衣服件”的层级结构分析为：

(34) [DP1 我的[DP2 衣服件]]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遵义方言定指“名量”短语与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在语义解读上的显著区别：

- (35) a. \*[我的衣服件]比[那件衣服]好看。                      (遵义方言；叶婧婷 2017)  
       b. [我的书一本]是借的，[那本书]/[他的书一本]是买的。    (石柱方言)

在石柱方言 (35b) 中“我的书一本”可以与“那本书”或“他的书一本”对举，领属语“我的”在 NP 内部随名词中心语一并提升至 DP 左缘位置。而在遵义方言 (35a) 中，如果领属语也是随名词中心语一并提升而来，那么“我的衣服”是作为一个短语整体获得唯一性解读，“我的衣服件”并不排除语境中还有其他衣服存在的可能性，那么 (35a) 的不合法性——尤其是它与石柱方言 (35b) 的不同——就难以得到句法上的自然解释。只能认为“我的”是直接合并并在 DP 左缘。

由此可见，尽管 3.1 小节排除了 (25a) 在石柱方言的可能性，可是遵义方言的定指“名量”短语却只能如此解释，即“名量”短语是另一种结构，有不同的生成机制。我们将遵义方言定指“名量”短语分析为 N 中心语移位的结果。如 (36) 所示，N 首先移位到 Cl 与量词合并，再一并依次移位，先在 Num 中心语位置核查单数特征，再移位至 D 中心语位置：

(36) [DP<sub>1</sub> 我的[DP<sub>2</sub> [[D 衣服-件]<sub>j</sub>][NumP [Num 衣服-件]<sub>j</sub>][ClP [Cl 衣服-<sub>i</sub>件]<sub>j</sub>][NP [N 衣服-<sub>i</sub>]]]]]]

“我的”这样的领属成分既可能生成在 NP 内部，又可能外部合并并在 DP 左缘，只有后者在遵义方言的“名量”短语中才是可能的；形容词和关系小句只能在 NP 内部生成，在 DP 左缘出现的情况只能是移位的结果 (张宁 (Zhang 2015))。在石柱方言的例子中，整个 NP 通过移位至左缘获得唯一性解读；在遵义方言的例子中，由于名词总是通过中心语移位抵达指定语域，包含形容词和关系小句的移位就是不可能的。在左缘直接合并的领属语由于并未参与移位，所以在语义解读上没有特殊要求；在遵义方言“名量”短语中，唯一性解读由名词中心语通过中心语移位取得，此时的领属语是同位性的。如果继续采用指定语分裂假说，那么不妨认为名词移位至 Def 中心语位置，而领属语合并并在左缘的话题位置，即 SpecTopP：

(37) [DP [TopP 我的[DefP [Def 衣服-件][NumP ...件...衣服]]]]

最后回到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如表格 (32) 所示，在“名量”短语中，这两种语言的“一”的简省是强制性的。由于它们还允许指示语、形容词等成分相对自由地出现在名词中心语左侧，且容许更大的数词出现 (参见第四节)，那么与石柱方言一致，应将这两种语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也分析为 NP 提升的结果 (Bhattacharya 1999; Ghosh 2010; Syed 2015)，定指“名量”短语是通过音系规则将“一”简省而得到的。

另一方面，这两种语言表示不定指的“一量名”序列完全无法将“一”简省。Dayal (2012) 认为，在孟加拉语中，量词需要附缀 (cliticize) 于其左侧的成分，在“量名”短语中，量词左侧并不存在直接成分，因此被排除；而“名一量”的不能出现则是由于“名量”序列的存在，与英语中 (38ab) 在合法性上存在差别的理据相同：

(38) a. \*the one book  
b. the two books

Dayal (2012) 进一步指出，英语中的 *book* 及孟加拉语中的 *ta boi* ‘cl book’ 都指示一个包含复数元素的集合 (a set of atoms)，在定指 DP 中加上“一”对其语义解读不会有任何影响，因此出现“一”的结构就被排除。

Dayal (2012) 所说的附缀操作将“一”的简省归结为纯粹发生在音系层面的现象，与我们的 (25b) 相似，与 (28) 则有所区别。无论如何，石柱方言及遵义方言都允许不定指的“量名”序列有条件地出现，而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都不允许。注意到前两者是 VO 语言而后两者是 OV 语言，而既然在线性序列上，附缀操作规定“一”的简省只能在 Num 左侧

有显性成分时发生，那么确实就可以用它来解释为何孟加拉语及阿萨姆语不允许不定指的“量名”序列出现。更进一步，还可以提出以下猜想：

(39) 如果一个语言的基本语序为 OV，那么不定指的“量名”序列就是不被允许的<sup>⑤</sup>。

自然，该猜想是否正确还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持，本文不再过多讨论。

#### 4. 大数目限制

2.1 小节提到石柱方言不允许大于“三”的数词出现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例子重复在这里：

(40) 书一/两/?三/\*四/\*五本

无独有偶，在孟加拉语中同样能观察到类似的大数目限制，如(41)所示，其定指“名数量”短语不允许数词大于等于“五”的情况出现 (Syed & Simpson 2017)<sup>⑥</sup>：

(41) Ami lal boi du to/ tin te/ char te/ ?panc ta/ \*choy ta/ \*sat ta/ \*at ta kinlam.  
I red book 2 Cl/ 3 Cl/ 4 Cl/ 5 Cl/ 6 Cl/ 7 Cl/ 8 Cl bought  
'I bought the 2/3/4/?5/\*6/\*7/\*8 red books'

Simpson & Syed (2016) 认为，在孟加拉语中，小于“五”的数字出现在  $Q^0$  的位置，而大于“五”的数字出现在 SpecQP 位置 (QP 即我们使用的 NumP)，而 NP 要移位到更高的位置，必须首先经过 SpecQP。据此，Simpson & Syed (2016) 指出 QP 是一个语段 (phase)，为满足“语段不透性条件 (Phase-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Chomsky 2000)”，在 QP 内部只有  $Q^0$  或出现在 QP 边缘 (edge; 即 SpecQP) 的成分才能够移出。因此，DP 拥有两个语段：其本身是一个语段，其内部的 QP 也是一个语段，与 CP 的两个语段 (CP 本身，以及 vP 或 AspP) 具有平行关系 (Syed & Simpson 2017)，这进一步证明了 DP 与 CP 内部结构的一致性。

在阿萨姆语中，这种大数目限制并不存在 (Dasgupta & Ghosh 2007)：

- (42) a. dɔʃ ta chele                      b. \*chele dɔʃ ta  
      ten Cl boy                              boy ten Cl  
      'ten boys'                                'the ten boys'                      (孟加拉语)
- (43) a. dɔx ta lora                         b. lora dɔx ta  
      ten Cl boy                              boy ten Cl  
      'ten boys'                                'the ten boys'                      (阿萨姆语)
- (44) a. du xɔ                      manuh      b. manuh du xɔ

<sup>⑤</sup> 尽管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量名”序列，例如定指“量名”短语。

<sup>⑥</sup>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 David (2015) 的孟加拉语材料中找到了出现更大数词的情况：

(i) chɔ ta boi                      (ii) boi chɔ ta  
      six Cl book                      book six Cl  
      'six books'                      'the six books'                      (David 2015: 136-137; 转写按原文，与 (41) 略有区别)

尚不清楚两处在合法性判断出现不同的原因。接下来还会提到阿萨姆语允许更大的数词出现。既然阿萨姆语与孟加拉语在亲属关系上非常接近，孟加拉语的一些方言甚至可以和阿萨姆语互通 (Ghosh 2010: 180)，那么我们推测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由于方言不同造成的。

two hundred man            man two hundred  
 ‘two hundred men’        ‘the two hundred men’    (阿萨姆语; Ghosh 2010: 87)

这说明数词是出现在  $Q^0$  位置还是出现 SpecQP/NumP 位置可能因语言而异。我们将这三种语言/方言的大数目限制按严格到自由的顺序总结为 (45):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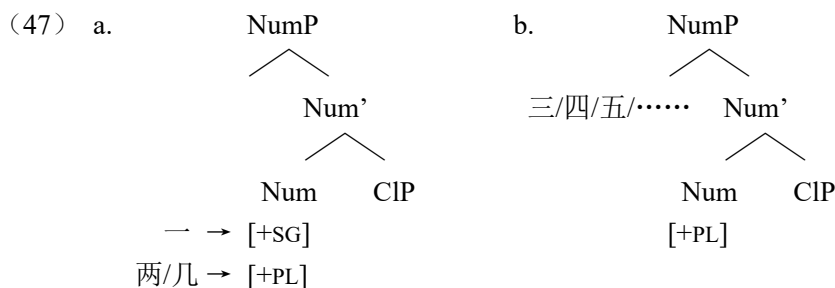
语言/方言	大数目限制
石柱方言	小于“三”
孟加拉语	小于“五”
阿萨姆语	相对自由

Simpson & Syed (2016) 认为孟加拉语中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大数目限制是纯结构的, 这种限制找不到明显的语义上的理由, 也无法用 RM 来解释, 因为 NP 的向上移位是定指性/焦点性驱动的, 而 SpecQP 位置的数词与更高位置的 NP 的特征则彼此无关。与此同时, Simpson & Syed (2016) 提出语音上的证据, 他们指出与小数目搭配的量词在语音形式上并不规则, 通用量词的规则形式是 *ta*, 但“二”与 *to* 搭配, “三”“四”则与 *te* 搭配。小数目生成在  $Q^0$  位置, 允许  $CI^0$  的量词进行中心语移位与其合并, 从而造成了这种不规则音变。

这一纯粹结构上的解释, 至少在石柱方言中, 它的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石柱方言中, 对于允许 NP 向上移位和不允许向上移位的数词, 我们能够找到语义上的区分。2.1 小节已经指出, 只有“一”“两”“几”允许这种移位, “一”表示单数, “几”表示概数, 它们都不强调具体的数值, 而出现在定指“名数量”短语中的“两”也是概数解读, 在语义上等同于“几”, 不强调具体数值。这三个数词用于定指“名数量”短语时都无法承载重音。也就是说, 它们无法形成焦点。“几”这样的数词无法用于回答数目:

- (46) 你买哒好多多少本书?  
 a. 我买哒三/四/五本。  
 b. #我买哒几本。

因此, 不妨设想在石柱方言中, 处于 SpecNumP 位置的数词才承担具体数值的意义解读, Num<sup>0</sup> 承载[+SG]/[+PL]特征。“一”直接合并并在 Num<sup>0</sup> 表示单数, “二”“几”合并并在 Num<sup>0</sup> 表示复数; 而当大数目出现于 SpecNumP 时, 位于 Num<sup>0</sup> 的空[+PL]特征便获得核查:



“一”与“两/几”是单数/复数的对立, 具有指称性; “三”“四”“五”是具体数值, 不具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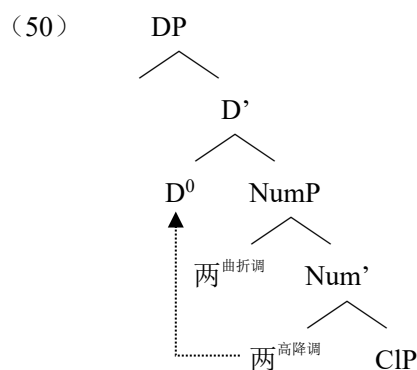
指称性<sup>⑩</sup>。“两”在表示概数时是指称性的，在强调具体数值时则是非指称性的，在定指“名数量”结构中它只能是指称性的概数解读。实际上，这种区分可以通过吴语看得很清楚。在吴语富阳方言中，表示概数的“两”与表示具体数值的“两”具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前者读高降调，后者读曲折调。一方面，只有表示概数的“两<sup>高降调</sup>”才能被指示词“葛”直接选择（李旭平 2018b）：

- (48) 葛<sup>高降调</sup>两<sup>高降调</sup>/\*两<sup>曲折调</sup>个小人叫何尔<sup>什么</sup>名字？  
“这两个小孩儿叫什么名字？”

另一方面，很多讨论都指出，吴语可以通过中心语移位构成“量名”短语来表示定指（如李旭平（Li 2013））。这些吴语方言有时还存在定指“两量名”短语，其定指义由 Num 向 D 的中心语移位获得（李旭平 201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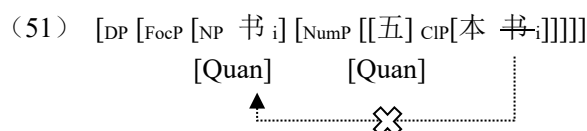
- (49) 两<sup>高降调</sup>/\*两<sup>曲折调</sup>斤橘子你放好勒<sup>在何里</sup>哪里？  
“那几斤橘子你放在哪里了？”

只有表示概数的“两<sup>高降调</sup>”能够参与 Num 向 D 的中心语移位，而表示具体数值的“两<sup>曲折调</sup>”则与其他具体数值一致：它根本不在中心语位置，自然无法进行中心语移位。如（50）所示：



这里的分析与（47）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从富阳方言的例子也能够说明我们对石柱方言的分析的正确性。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大数目限制就可以被 RM 解释。因为具体的数值属于量化成分（Quantificational），而 NP 需要向上移位至焦点位置（见 2.2 小节），同样是量化的，于是前者就会阻拦这一句法操作（参见 Rizzi 2004）：



这一处理还能解释一些石柱方言中看起来违反大数目限制的例子。例如，调查中有这样的发音人：尽管其石柱方言仍然体现出大数目限制（不接受“三”以上的数词），但他们却接受（52b）这样的句子：

<sup>⑩</sup> 严格地说，“一”“两”在表示具体数值时也不具备指称性，生成于 SpecNumP 位置。此时它们必须重读。无论如何，定指“名数量”短语中“一”“两”均无法承载重音，只能是指称性的。

- (52) a. \*我买哒一部小车<sub>汽车</sub>，轮胎三个是米其林的。  
 b. 我买哒一部小车，轮胎四个是米其林的。

(52a)的不合法是因为它不满足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唯一性条件。(52b)中“轮胎四个”用于关联-回指(associative-anaphoric use; 见 2.2 小节)。尽管我们提到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不允许数词大于“三”的情况出现,但在这里“四”并不承担数量焦点,因为“一部汽车有四个轮胎”对于言谈双方来说属于常识性的知识,可以认为“四个”本身也是某种关联-回指成分——它是指称性的,不具备量化特征<sup>⑧</sup>。因此无论此时“四”是否位于 SpecNumP 位置,它都不会阻拦移位的发生。

至此,石柱方言定指“名数量”短语的大数目限制都获得了满意的解释。

## 5. 余论与总结

本文描写和讨论了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认为其语序来自于 DP 内部的 NP 提升。第三节、第四节从跨语言的视角出发,比较了石柱方言与其他语言/方言中类似定指表达手段的异同。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石柱方言的“一”的简省及大数目限制现象进行解释。石柱方言“一”的简省应当是句法与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遵义方言的定指“名量”短语尽管与其同出一源,却遵循全然不同的生成模式。石柱方言、孟加拉语、阿萨姆语的定指“名数量”短语在大数目限制上体现各有不同,在石柱方言及孟加拉语中,较大的数词会阻拦 NP 的向上移位,而至少在石柱方言中,这种阻拦可以被 RM 解释。

在量词语言中,定指“量名”短语是比较常见和讨论较多的现象(汉语中的跨方言比较见郑礼珊、司马翎(Cheng & Sybesma 1999, 2005);王健(2013);盛益民(2017)等)。而“名(数)量”短语这样通过 DP 内部的不同语序来表达定指的策略,除了本文所探讨的几个语言/方言外,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多案例<sup>⑨</sup>。尽管如此,它们也并不特殊,同样遵循普遍语法的一般原则。“名(数)量”短语与“量名”短语表达定指的区别在于 D 的[+DEF]特征的核查方式的不同。这两类定指策略的跨语言/方言比较也还需要更多研究。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在这里提及——尽管本文没有深入探讨它们,但提出这些问题对之后的研究也是相当有益的。首先,本文的讨论建立在普遍 DP 假说(Abney 1987, Longobardi 1994)的基础之上。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包括汉语在内的非冠词语言可能并不存在 DP 投射(Bošković 2008, Despić 2011 等)。尽管学界对此远未取得共识,对它的专门讨论也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视野,但在后续研究中把这些讨论纳入考虑,那么本文的论点也还有待

<sup>⑧</sup> 匿名审稿人提到,对于汽车来说,“轮胎四个”就是唯一的复数个体(maximal plural entity),但“轮胎三个”则不具有唯一性,两者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就能得到解释。诚然,“名数量”短语的成立必须满足唯一性的要求(正文已经提到),但仅这一点还不够。例如在(i)中,尽管语境中有且仅有四个苹果,但句子仍然难以成立(参见 2.1 小节):

(i) \* (用手指☞) 苹果四个是红富士。

可见尽管“名数量”短语蕴含唯一性,但反过来并非如此。其区别还在于说话人是否想要强调该数字,在句法上体现为伴随于该数词量化特征。在正文(52)中,由于先行词“汽车”的存在,这种量化特征(相较于(i))就更易得到取消。

<sup>⑨</sup> 实际上,我们还发现南美洲哥伦比亚境内的 Ika 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现象(Frank 1990: 31-32):

(i)	mouga tʃeiruɑ	(ii)	peri in?gui
	two man		dog one
	‘two men’ (不定指)		‘the one dog’ (定指)

但因 Ika 语不是量词语言,并且材料有限,所以本文没有直接讨论。

进一步的检验<sup>20</sup>。

其次，本文主要讨论了个体量词的情况。本文第二节（见例句（12a））指出，石柱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对量词的类型并无太多限制，但不少研究主张，在汉语中，不同类型的（数）量词与名词的结合可能使用不同的策略（参见张宁（Zhang 2013）等）<sup>21</sup>。但这种可能存在的差别并没有在石柱方言“名（数）量”短语中体现，因此也构成了对这些讨论的潜在反例。与此相关的是，定指“量名”短语对量词类型的限制则体现出有趣的跨方言区别：一些方言（如宾阳平话）只允许个别量词进入该结构，但另一些方言（如苏州话）并不对量词的类型做出区分（参见盛益民（2017）的总结）。

石柱方言和遵义方言同属西南官话，地理位置相距不远，可以认为它们的两种“名（数）量”语序同出一源（参见陈秋实（2020）的语法化解释）；孟加拉语与阿萨姆语地处南亚，为印度-伊朗语族的两个亲属语言。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前两者与后两者既没有接触上的也没有发生学上的联系。尽管具体的现象有许多区别，这些语言/方言的定指“名（数）量”短语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相当的类型学意义。

## 参考文献

- Abney, Steven P.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ertation, MIT.
- Aboh, Enoch Oladé. 2004. Topic and focus within D.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21.1: 1-12.
- Bhattacharya, Tanmoy. 1999.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gla DP. PhD dissertation, UCL.
- Bošković, Željko. 2008. What will you have, dp or np? In Emily Elfner & Martin Walkow (eds.),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37: 101–114. BookSurge.
- Chen, Qiushi. 2020. The definite ‘NP-(Num)-Cl’ phrase in a ‘Num-Cl-NP’ language: A study on the nominal structure in Shizhu “数量名”语言中的定指“名（数）量”短语：石柱方言名词性结构研究. MA thesis, Fudan University.
- Chen, Qiushi(陈秋实) & Sheng Yimin. 2018. The referential property and syntactic function of the NP-Num-Cl phrase in Shizhu 石柱方言“名数量”结构的指称属性与句法功能研究.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Regional Forum on Dialectal Grammar* 第四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会议论文, June 15-16, 2018. Hong Kong: CUHK.
- Cheng, Lisa Lai-Shen(郑礼珊) & Rint Sybesma(司马翎).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G. Cinque & R. S.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259-2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In R. Jacobs and P.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84–221. Waltham, Mass.: Ginn & Company.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sup>20</sup> 参见（Syed & Simpson（2017）对孟加拉语定指“名（数）量”短语的讨论。他们提出多个独立证据，说明在孟加拉语这样的非冠词语言中，DP可以通过冠词以外的其他方法（如本文提到的NP提升）得到投射。

<sup>21</sup> 例如，可以设想个体量词采用右分支结构（本文的方式），而非个体量词采用左分支嫁接（adjunction）的方式来生成（如（i）所示）。贺川生（2016）批评了右分支结构的必要性，但我们认为，该文提出的诸多论点只能说明两类量词在结构上的区分可能并无必要，并不能说明左分支结构就优于右分支结构。

(i) [NP [Num-Cl] [NP N]]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 Martin, D. Michaels & J.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u Zexiang(储泽祥). 2001. The word order of “noun+numeral-classifier” and the focus of attention “名”+“数量”语序与注意焦点.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文 284.5: 411-417.
- Cinque, Guglielmo & Luigi Rizzi. 2010.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Bernd Heine & Heiko Narrog (eds.),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51-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non, Gabi. 2012. Two structures for numeral-noun constructions. *Lingua* 122.12: 1282-1307.
- Dasgupta, Probal & Rajat Ghosh. 2007. The nominal left periphery in Bangla and Asamiya. In R. Singh (ed.) *Annual Review of South Asi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9, Walter de Gruyter.
- David, Anne Boyle. 2015. *Descriptive Grammar of Bangla*. Walter de Gruyter.
- Dayal, Veneeta. 2012. Bangla classifiers: Mediating between kinds and objects. *Rivista di Linguistica* 24.2: 195-226.
- Despić, Miloje. 2011. Syntax in the absence of determiner phra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Frank, Paul. 1990. *Ika synta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Ghosh, Rajat. 2010. *Some Aspects of Determiner Phrase in Bangla and Asamiya*,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 Greenberg, Joseph. 1975. Dynamic Aspects of Word Order in the Numeral Classifier. in C. Li (ed.)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27-46,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e, Chuansheng(贺川生). 2016. On the Constituenthood of Numeral-Classifier Combinations in Chinese 论汉语数量组合的成分完整性.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当代语言学 18.1: 1-18.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1. Articles. In M. Haspelmath et al.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 1, 831-841, Walter de Gruyter.
- Hu, Guangbin(胡光斌). 1989. The noun-classifier phrase in Zunyi 遵义话中的“名+量”.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文 209.2: 124-125.
- Laenzlinger, Christopher. 2015. The CP/DP (non-)parallelism revisited. In U.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10*, 128-1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XuPing(李旭平).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Walter de Gruyter.
- Li, XuPing. 2018a. On the definiteness of nominal phrases in Wu Dial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Fuyang dialect 吴语名词性短语的指称特点——以富阳话为例.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文 382.1: 37-48.
- Li, XuPing. 2018b.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demonstratives in Wu Chinese 吴语指示词的内部结构.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当代语言学 20.4: 478-496.
- Li, XuPing. 2018c. The semantics of plural markers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n *xie* in Chengdu 从成都话的“些”看汉语复数标记的语义.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Towards New Descriptivism Forum* 第二届“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会议论文, December 15-16.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 Lin, Yi-An(林怡安). 2009. The Sinitic nominal phrase structure: A Minimalist perspectiv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Liu, Danqing(刘丹青). 2002. Semantic and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kind-denoting elements in Chinese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文 290.5: 411-422.
- Liu, Tanzhou(刘探宙).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P Hypothesis to Chinese appositives 汉语同位关系 DP 分析的适用性问题.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当代语言学 19.1: 74-92.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4): 609-665.
- Rizzi,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 Rizzi, Luigi.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223-2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Sheng, Yimin(盛益民). 2017. The definite classifier-noun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的类型差异与共性表现.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当代语言学 19.2: 181-206.
- Si, Fuzhen(司富珍). 2009.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CP and DP: A view from the functional headedness of Chinese *de* 从汉语的功能中心语“的”看 CP 和 DP 的平行性. In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9 语言学论丛第 39 辑: 463-47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impson, Andrew. 2005. Classifiers and DP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In G. Cinque & R. S.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806-8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Simpson, Andrew & Saurov Syed. 2016. Blocking effects of higher numerals in Bangla: A phase-based analysis. *Linguistic Inquiry* 47.4: 754-763.
- Song, Liping (宋丽萍). 2006. A typological study on Q-Cl-N word order and its distribution 数量名结构语序及其分布的类型学考察. *Essays on Linguistics* 语言学论丛 34: 229-242.
- Syed, Saurov. 2015. Focus-movement within the Bangla DP. In U. Steindl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332-341.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Syed, Saurov & Andrew Simpson. 2017. On the DP/NP status of nominal projections in Bangla: Consequences for the theory of phases.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2.1: 68.1-24.
- Tang, Chi-Chen Jane(汤志真). 1996. *Ta mai-le bi shizh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他買了筆十枝與漢語詞組結構.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7.3: 445-502.
- Wang, Chunlin(王春玲). 2017. The [ko<sup>215</sup>] and [ti<sup>33</sup>ko<sup>215</sup>] of Wanzhou dialect in Chongqing 重庆万州方言语气词“个”、“的个”.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rn Mandarin* 第二届南方官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November 18-19. Yongzhou: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Wang, Jian(王健). 2013. Bare classifier phrases in Sinitic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量名”结构研究. *Linguistic Sciences* 语言科学 65.4:383-393.
- Xu, Qiulian(许秋莲). 2007. The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ssifier-noun of Hengdong Xintang dialect 衡东新塘方言量名结构研究. MA thesi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Ye, Jingting(叶婧婷). 2017. The N-Cl construction and the Cl-N construction in Zunyi 遵义方言定指的“名量”和“量名”结构.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definite [Cl-N] phrases*

- in Chinese dialects* 汉语方言定指“量名”结构工作坊会议论文, November 11, 2017.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 Zhang, Niina Ning(张宁).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Walter de Gruyter.
- Zhang, Niina Ning(张宁). 2015. Nominal-internal phrasal move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2(2): 375-425.
- Zhang, Yizhou(张一舟). 2001. An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elliptical construction “ONE+classifier” in Chengdu dialect 成都话“一+量词”的省略式使用情况考察. *Dialect 方言* 1: 66-73.